

陳
達

台灣民謠的傳奇人物



阮義忠作品：陳達之歌，正是台灣人與土地的相依相守。1976

陳達：台灣民謠的傳奇人物

阮義忠

1971年，一家專門出版音樂書籍的出版社出了一本薄薄24頁的冊子《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》，附帶一張唱片，收錄了33首歌，但銷量甚少，早已絕版，聽過的人不多。時間往前推4年，台灣音樂學者史惟亮、許常惠在鄉間採集民歌時，於恆春發現了又貧又病的陳達，從此積極錄製、保存他的演唱。1977年初，兩位學者將陳達請來台北參加「第一屆民間樂人音樂會」，於羅斯福路的稻草人餐廳演唱了半個多月。電視、電台都播放了演唱現場的錄音，報上也爭相披露他的種種事蹟，陳達一時之間成了文化圈的熱門人物。

在此之前，一段關於他的描述讓我印象深刻：「陳達唱的民謠令人想起久遠久遠的故鄉，他把只有兩條弦的月琴彈得出神入化，婉轉動人。而他的歌聲，淳厚樸實，有如一把手鏽的鋤頭砍入泥土中，他的歌聲，高低強弱，伸縮起伏，完全大師的台風，尤其是他的每段歌詞後的『喲』『啣』的拉長尾音，那麼豐富自然，已不是單純地區性的恆春民謠，而昇華成一種世界性的民族音樂風格。」

描述究竟是抽象的，歌要聽了才知道怎麼一回事；我興起了登門造訪的念頭。

專程拜訪無須地址

1976年4月初，我專程來到寶島南端，到了才知道，連地址都用不著，隨便一問就探出下落來，陳達在恆春的名氣可真不小。

「喔，你是說紅目達仔喔，宰樣（知道），宰樣，大家攏宰樣，他就住在大光，你隨便叫個計程車，就會載到他家的。」

攔了一部，司機才剛開動就剎了車：「你要找的人就在前面，亭仔腳（走廊上）那個人就是紅目達仔。」司機把車子滑到走廊，頭探出窗外大聲叫：「達仔

伯，有人找你！你要回家是不是？我載你！」

陳達，穿著皺巴巴的黑色西裝上衣，一條深灰色長褲，白襯衫領子翻在外面，下擺吊在褲子外頭，穿著拖鞋，手上拎著一只尼龍袋，裡頭放得鼓鼓的，還有一束香，好像出遠門才回來。

陳達一上車，我就試著搭腔：「達仔伯，我是來看你的，來聽你唱歌。」

「喔，喔！」他應了兩聲，轉過頭看了看我，然後停了一下才慢慢地低聲說出：「歌，唉，沒什麼好聽的啦，很少唱了……」

他講話像在嘆氣，看他對自己唱歌這件事如此無奈的樣子，我只有轉個輕鬆話題：「達仔伯，你去哪裡回來？」

「台北，我去台北玩了十幾天。」他好像對此次遠行頗為滿意，話裡帶勁了。

司機聽到他是出遠門，立刻打趣：「達仔伯，你家大門有幾把鎖啊？」陳達立刻急急地說：「無啦無啦，鎖也沒路用，要開，打個噴嚏就開了！」大概是要躲掉司機的戲謔，他轉過來問我：「少年仔，你打哪裡來？」

七十二歲的單身漢

陳達那年72歲，沒讀過書，只會講閩南語，因為祖母是山地人，所以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。四個哥哥、三位姊姊，自己是老么，哥哥曾是村裡的民謠好手。父母、兄姊早已過世，一直是個單身漢。

南台灣的農家生活雖然清苦，但也有自己的娛樂節目，每天收了工、吃過晚飯，能唱歌的人都聚在一起彈琴、吹笛自娛，也吸引村中大小圍繞共賞。陳達的記性很好，就這麼聽著聽著，默記了很多歌曲，直到17歲開始彈琴時，已學會了很多種調子。20歲正式開始在大眾面前演唱，不會看譜，一切只

憑記憶。成年後，他四處流浪，做過泥水匠、打石工、木工、放牛及收割甘蔗的長工，也利用工餘到處演唱，生活一直很困苦，是恆春鄉大光村的一級貧民。

陳達29歲時得了半身不遂症，右手右腳麻痺、不能彈琴，直到64歲左右又突然痊癒（關於此事，不知他是否記得，因為在別人的採訪記錄中，從未提及），才又恢復演唱。也就在這個時候，一批民歌採集學者，許常惠、史惟亮、丘延亮等人，在一次演唱中發掘出這位民謠樂手，始為外傳。

「命中註定的啦，小時，算命講我一生要孤獨，果然不錯，不然怎麼到現在還無某（妻）無子，還是個十一哥仔（獨身）！」他突然重重的嘆了口氣，冒出這句話。

他家門鎖是個話題

車子抵達他那間矮小的水泥牆、瀝青紙板屋頂的房子，這是他在1967年被大人物發現後，鎮公所出錢替他翻修的屋子，門是鉛皮釘在一大塊木板上做成的。果真不錯，他家的門鎖是個話題，原來一共鎖了四把新式的磁性鎖，外加一條細瓊麻繩和一串細鐵絲交相纏著，簡直就是一團亂繩索。

計程車司機探出頭取笑：「達仔伯，要打幾萬個噴嚏才打得開呀！」然後一拐彎，把車開走了。

陳達嘴裡一陣嘀咕，顯然不高興司機，放下尼龍袋，從褲袋摸出一大串鑰匙，一個個開著鎖，可是四副鎖四把鑰匙，對來對去，大半天才搞開。麻繩已經亂成一團，一大堆死結，我想幫忙也無從下手。他用力想把繩子扯斷，還是行不通，拿石頭槌了半天才弄斷，然後又繞來繞去的解開了鐵絲，整整花了近二十分鐘才走進這道門。

他一進屋立刻脫外衣，招呼我坐，忙著從尼龍袋裡掏出吃檳榔的工具；牙齒剩下沒幾顆，必須先用小鑿刀在鐵桶裡把檳榔攪碎才咬得動。屋子只有四、五坪大，四四方方一個前廳，後面用甘蔗皮堵起來，留下個小空間放床。裡頭很暗，只看得見吊好的蚊帳。前廳的兩面牆壁掛滿了恆春民謠歌唱比賽的獎狀、村長送的優勝錦旗，還有一張縣政府送的



《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》
史惟亮編著，希望出版社發行，1971年6月出版



《民族樂手陳達和他的歌》史惟亮編著，洪建全教育基金會發行，1977年6月出版



《中國民俗音樂專輯》第一輯：陳達與恆春調說唱，編輯：許常惠、邱坤良。1978年出版

大照片，那是和行政院長蔣經國與屏東縣長張豐緒的合照。就是看不到他的月琴。

即興唱歌歡迎客人

「達仔伯，怎麼沒看到你的琴呢？」

陳達用小鑿子從鐵桶中挑出檳榔渣往嘴裡送，一邊吮著鑿子上的檳榔汁，津津有味地嚼起來。

「很久沒彈了，我放在上面。」他指著矮屋頂上用甘蔗板隔成的天花板。

吃了一會兒檳榔，點了支煙，他墊了張板凳，從黑漆漆的天花板間摸出那把兩條弦的月琴，坐在椅上，調了一會兒音，問我的姓名、問我去了墾丁公園沒，然後就邊彈邊唱起來：

「思想起——有一個少年家呀，姓阮名義忠呀喂——跑來恆春遊墾丁——那墾丁有十景啊，第一景……」真沒想到，他順口下來，完全即興地就把歡迎客人的讚詞，七言一句，句句成韻，唱得這麼動聽、氣氛這麼好。撇開歡迎的應酬詞句不說，他對景物的描寫，實在也極富詩意，有意境。

陳達唱歌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即興，想到哪裡唱到哪裡，常在描述景物時，把倫理道德也加進去，因此有極濃的勸世意味。他在 1971 年所灌的唱片中就有這些句子：

思想起，雙人跑到來枋寮

啲！世間你風流這個最討厭

少年呀，年歲較快驕啲——喂（年輕易驕傲）

少年有一次結束，夫妻也會同巢啊——喂——

思想起，枋寮過了是北勢寮

世間做人為了這個肚子餓啲——喂——

啲！咱們年歲較快驕啊——喂——

不是咱們心肝在想好巧啊——喂——

呀！令尊以前也是真甘苦

現在想移居東部

咱們結成夫婦是像穿一條褲

要給妻子後來得生活路（日子過得好一點）

思想起，第一最大就是天和地

第二大是父親與母親

不信的話，大家想詳細

骨頭是老爸給的，肉是老母給的……

勸人向善真正寓教於樂

由於他用的是十足的閩南白話，歌又唱得那麼婉轉有韻，因此那股勸人向善的心意有很大的作用，民間百姓往往在他們最輕鬆的娛樂時刻，更能接受這種倫理教育，達到約束力量。

陳達還有完全回憶自己生活經驗的歌，他唱出日據時代如何受到日本人欺凌的經歷，完全反應了當時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生活實況。

以前要做社工（廠工）

男男女女很多人

哦！一天六角錢也相爭做工

給日頭曬成不像個人

一天賺得六角錢

監督者很是傲慢

如做得較慢，會氣凶凶的

狡猾會扣分（可能指扣分數，也可能是指扣香菸）又扣工錢

再說非常不怕死的啊——喂——

有時候講到逆天理（說日本官府壞話）

這樣，就會被打青腫

後日才讓你自己醫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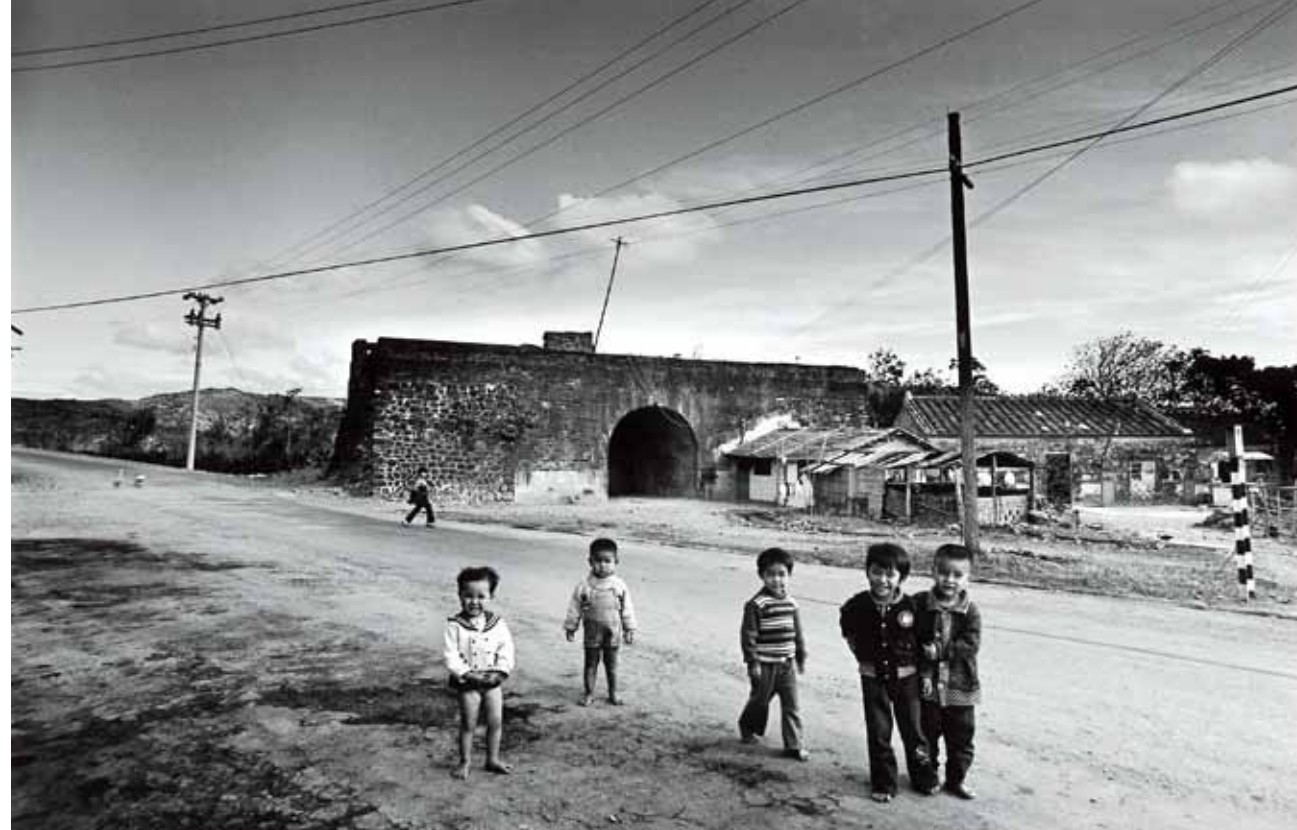
他分別用「思想起調」、「五空小調」、「四季春調」、「牛母半調」、「恆春調和草螟弄雞公混合調」唱出這些歌謠；一部分有歌仔戲曲的味道，最能引起鄉下百姓的共鳴。有些歌，陳達會加上自己豐富的裝飾音，有的他乾脆變了調，在即興的變化下，達到十分感人的效果。

談唱歌答非所問

陳達對著我，一連唱了五、六首後，停下來嚼檳榔、抽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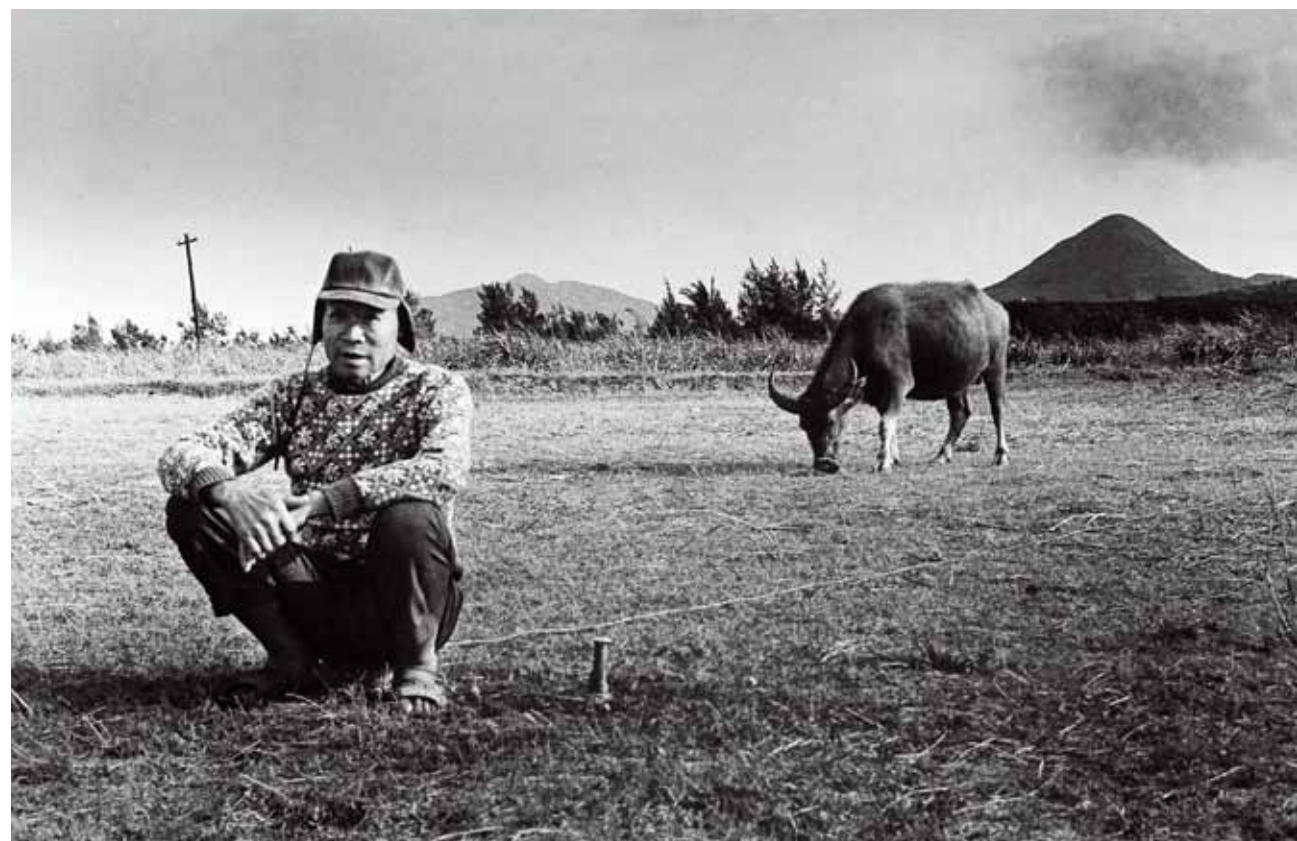
「老啦，牙齒落光了，唱歌會漏風，沒以前好聽。」

問了他一些有關唱歌的問題，他有一句沒一句答非



早年交通不便，去一趟恆春真可謂長路漫漫。1976

看到尖山，就表示恆春快到了。1976





陳達家徒四壁，卻有好幾道門鎖，外加鐵絲網綁。1976

所問地說：「古文的我唱不來，我不識字，沒懂到那裡，就要唱到那裡，沒路用啦！」

「歌要唱都要唱活的，看唱本唱死的，沒路用啦！歌是從肚子裡翻出來的，要想，也沒人會教的。有人來，我才唱歌，我哪有氣力來唱給自己聽。我會唱的歌真多，一年頭到尾，唱也唱不完的。我會的跟別人不一樣，我那個思想起的尾音『啲』『喂』，別人唱不出像我這樣的。」

陳達有份自信，那是他活到這把年紀一直不曾消失的。他很清楚自己的歌聲好，唱歌技巧妙，但不知道那即興編出來的歌詞有多麼感人。

他理所當然就會這麼唱，從沒刻意去經營什麼人生觀，只在意怎麼把隨意想到的事情押韻唱出來，機智實不亞於古代的詩人、詞人。那七言一句、句句成韻的詞，顯然和古代的七言絕句有密切關係，難怪迷倒不少有正規音樂背景的人。

陳達接著開始嘮叨生活的苦境、房子問題、鄰居常取笑。他實在是生活在重重的煩惱中，唉，這位孤零零的七十二歲的老人！

一年之間老了許多

告別陳達之後就沒他的消息，直到他來台北演唱，友人在電話中說：「陳達口袋裡有一張你的名片，他說認識你。」

就這樣，我去了那家餐廳。離他演唱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，他坐在最前面的座椅上，雙手抱著頭臉，上半身垂著不知在想些什麼。還不到一年，他老了好多，一直在鬧毛病的右眼完全看不見了，左眼的視力也很差，耳朵更重聽了，記憶衰退得厲害。見了面，他完全不記得我，也認不出來我送他的照片上拍的就是他。直到把名片拿出來，他也不肯相信那就是我的名片，和一年前一樣，他還是那麼地陷在重重的煩惱中。真不能想像他在這間大學生和知識份子常來的餐廳，怎麼唱得下去。

他頗不習慣在台北的生活，雖然在恆春大光村也是孤單一人，但至少是他的家。聊著聊著，他突然問我，隔日有沒有空陪他出去玩。

接著，陳達坐到兩支麥克風前面，他那『啲』『喂』

的歌聲，和月琴、〈思想起〉開始由高級麥克風裡傳了出來，偶爾在段落中停下來咳幾聲，輕輕喉嚨裡的痰。下面觀眾喝著咖啡、檸檬汁聽他唱，也有人在錄音、拍照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照約定時間去，他又把我忘得一乾二淨，不肯出去。直到逼急了，他才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我答應送我這張照片的人，要跟他一起去玩。」我向他解釋，那個人就是我，他把臉湊到我面前，眼鏡後的眼睛渾濁而無血色，語氣帶著懷疑：「就是你嗎？」

被捧上台渾身不自在

我帶他到萬華走了一趟，他對身邊的車、人、房子完全沒有興趣，大概是看不清楚又聽不見什麼聲音的緣故。外面的世界對他來說是隔斷的，他就這麼一路無聲地走著。中午我提議用餐，在一個小吃攤坐下來，他喝了半碗熱湯就擱下筷子，問我：「有沒有米飯？」偏巧這家攤子不賣飯，他就不肯再吃，只是愣著不發一語。我只有送他回去。

陳達，這位吃了一輩子粗食淡飯的老人，不習慣吃細緻油膩的東西，當然住不慣台北，唱了一輩子的土歌，絕沒想到有這麼一批知識份子會那麼欣賞他，捧他，讓他跟一群年輕的校園民歌手同台唱歌。在台北駐唱的那陣子收入穩定，可是陳達的情緒比在家鄉更糟。人生地不熟，每天只有窩在舞台布幕之後的貯藏室，打著地鋪捱到晚上上台獻藝。情況後來有沒有得到改善，我不得而知。

1981年，他於恆春老家過馬路時被一輛超速遊覽車撞倒，於送醫途中死亡，享年七十六歲。據報導，在此之前，他的視力與聽力都嚴重衰退，精神病的徵狀也愈來愈明顯，經常在街頭遊蕩，幻想著有人要害他。

「抱一支老月琴，三兩聲不成調，老歌手琴音猶在，獨不見恆春的傳奇……」著名的校園民歌，由賴西安作詞、蘇來作曲的〈月琴〉，其中的這幾句歌詞就是在懷念陳達。

感謝 羅綸有先生贊助本檔展覽



門口的對聯只剩一半，上寫著「萬里國家開泰運」。19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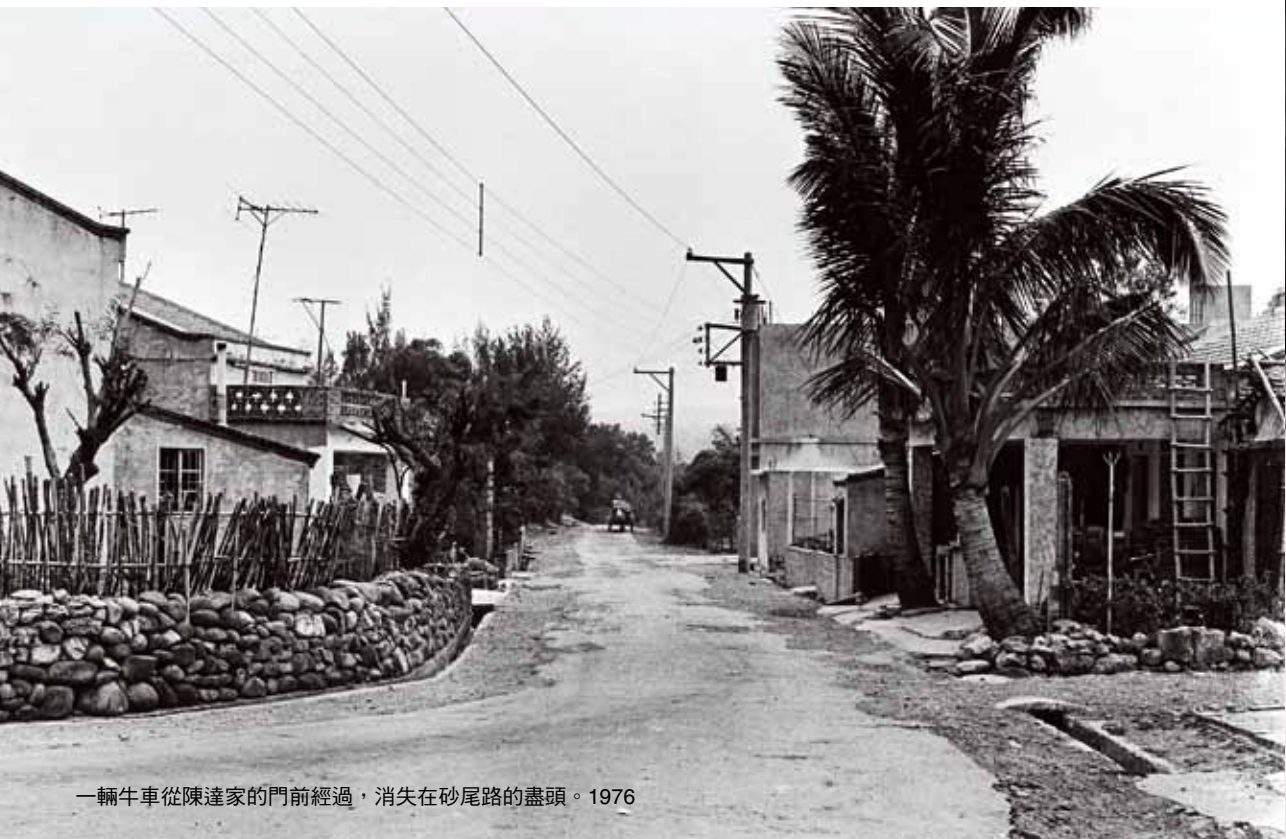


先來口檳榔，再抽根煙。彈月琴是達仔伯的待客之道，開唱前先調音。1976





問了我名字、打從哪裡來、要往哪裡去，達仔伯就開始即興編歌了。1976



一輛牛車從陳達家的門前經過，消失在砂尾路的盡頭。1976



彈完一曲，把月琴擱在地上，再抽根菸。1976

發現陳達的兩位學者



史惟亮（1926年9月3日－1977年2月14日）
中華民國作曲家。生於遼寧省營口市。在中日戰爭時期參加中國國民黨「東北黨務專員」，在地下作抗日工作，化名「石立」。二次大戰結束後，已經十九歲的史惟亮開始了音樂的學習，這在音樂界算是較晚的。學習不久，國共內戰爆發了，他以「流亡學生」的身份轉到了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，畢業後赴歐留學6年。
曾參與「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」（中國青年救國團前身）的藝術工作隊，積極參與各項勞軍活動，並曾創作「反共大合唱」等多首愛國歌曲。爾後，擔任臺灣師大附中音樂科教師，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團長、國立藝專音樂科主任，重視民間歌謠與山地歌謠的採集，對於台灣民族音樂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貢獻。
史惟亮非常重視藝術深耕，為了讓藝術向下紮根，進入小學教書，並在國中、國小創建音樂班，推動音樂教育。
1977年因肺癌病逝，享年50歲。
著名的曲目有：《諧和》（豎笛與長笛二重奏）、《小祖母》（獨唱曲）、《青玉案》（獨唱曲）、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歌》
其子史攬詠亦為著名作曲家。

史惟亮和名作家紀剛在抗日時期是東北地下抗日工作的同事，具紀剛所述，在其所著的抗戰諜報小說《滾滾遼河》中那位名叫史惟亮的腳色，在現實生活中就是這位史惟亮。

——《維基百科》

陳達，屏東恆春鎮人。沒有學歷，沒有財產，也沒有人覺得他的生命有多少價值。但是他卻是我們民族音樂最孝順的兒子，和最忠誠的衛士。在陳達的歌聲中，我們可以找回失落的自我，認清什麼是純正的「國樂」；並且，在其中獲得溫故知新的啟示。
民間音樂的研究剛剛開始，已經考驗了多少真實與虛偽的人性，經歷了多少無情、冷漠、訕笑與誣蔑的風雨。然而民間音樂只是說：「我是寶石」、「我永遠是寶石」。
民間音樂是寶石，不在於誰將它佔有。它可以在世俗中發出奪目的光彩，也可以在深山萬水裏永世埋藏，這兩個結局，增損的也都不是它自己。
民族樂手——陳達和他的歌，也許還不能讓那些短視的人，回頭來參加琢磨寶石的工作，但至少可以安慰的：「我們已經刮去了一些民間音樂的污垢，讓國人看看它的真面目。」

——摘自史惟亮著《民族樂手——陳達和他的歌》



許常惠（1929年9月6日－2001年1月1日）
是一位知名的台灣音樂家及教育家。
許常惠出生於日治台灣台中州彰化郡和美庄，12歲時到日本留學，主修小提琴，在1946年戰後回台就讀台中一中，並在1949年就讀於省立師範學院音樂系（也就是現今的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），畢業後在台灣省立交響樂團擔任小提琴手。
1954年公費至法國留學，就讀法蘭克福學院，隨後轉學到巴黎大學，主修作曲，1959年，他將「昨自海上來」一詩寫成女高音獨唱曲，獲得義大利現代音樂學會的比賽入選，此後開始了他作曲的生涯。
許常惠在1959年回到台灣，除了音樂創作之外，也積極的收集台灣民謠等在地音樂文化作品，並將中國音樂以西方作曲方法重寫，頗受好評。其知名的作品有從紅樓夢中寫出的「葬花吟」清唱曲；還有白蛇傳歌劇，百家春協奏曲等。
除了音樂創作之外，許常惠也組織不少現代音樂的團體，並致力於現代音樂教育和民族音樂的保存。他曾與鄧昌國、藤田梓、張繼高等人合組「新樂初奏」樂團，引進西方的現代音樂演奏。其他還有如「亞洲作曲家聯盟」等重要音樂團體，也多有他的參與和貢獻。

——《維基百科》

1967年7月28日
今天，我在離開台北五百公里的恆春的荒山僻野中，為一個貧窮褴褛的老人流淚了。
在恆春鎮大光里的一角，有一個老人叫做“紅目達仔”，他是六十二歲的陳達先生。他無親無故，孤寂的住在一幢不是人住的房屋（如果可以稱為房屋的話）。他的家四面用土塊壘起來，沒有窗戶，只留了一個出入口（不能叫做門），低頭彎腰才能進去，屋頂由數根大竹筒為樑，是鋪蓋上茅草而成的。
今天，在下午四時的夏天，我一進去即感到四面烏黑而悶熱，像熱鍋中似的。進入屋裡，我慢慢地看出有一個床位與一些破舊的炊事用具放在地上，最後我才認出一把月琴掛在土塊牆上，這些便是“紅目達仔”的全部財產。他在這黑暗、貧困與孤寂的世界裡，與一把破舊的月琴住在一起，這環境已經夠使人感到深沈的悲慘了，而他拿起月琴，隨著唱出那想啼泣的歌詩的時候，我感到這世界，這被大都市的人忘卻了的“紅目達仔”的世界，是何等真實！

——許常惠民歌採集日記

恆春思想起

阮義忠

想像中，恆春應該就在高雄下去一點點的地方，沒想到車子從高雄東站出發，飛馳了兩個多鐘頭還在半路上。隨著車子前進，風景一幕幕更替，公路兩旁的稻田、菜園、甘蔗林教人打心底開朗舒坦。

收割過的田畝剛翻過土，一壠壠新鮮土壤散發著粗獷的原野氣息。一進楓港，瓊麻地便開始多了，一排排整齊的瓊麻葉就像一束束長劍，由平地往高處延伸，翻山越嶺，遍佈山頭，讓平板山變得像刺蝟。車子越走越近海，汪洋在強烈的陽光照射之下，顏色豐富得不得了，由近到遠，層次由淡綠、翠綠、淺藍到深藍，極遠處的色調濃得像結晶，畫出一條鮮明銳利的地平線。

空氣是那麼得純淨，好像任何人間風塵都污染不了。天空一片蔚藍，通透到不見半點浮雲，彷彿這已是蒼穹盡處，再也沒更深更遠的地方了。粗獷的風景、原始的氣息、豐富的色彩、沁脾的空氣——這正是台灣極南處的特別。

來到車城附近，沿路都是洋蔥田，蹲在田裡鋤草鬆土的婦人們頭上包著花巾，手臂套著花袖套，再加上一身花花綠綠的衣裳，遠看就像叢叢盛開的花朵。眼看著恆春鎮外的尖山由小變大，不由得想起那首恆春民謠：

「欲去恆春是無外遠，夭壽尖山啊喂擋中央，望欲尖山若西輪轉，返來才甲君囧同床。」

歌謠形容舊時交通非常不便，一位婦人前往恆春尋夫，距離雖然不算遙遠，卻被尖山擋住去路，只好無奈地哭泣，藉歌傳達心聲。如今有馬路、有汽

車，輕輕鬆鬆就能拐彎過山入恆春，現代夫妻也難有那份相思與纏綿了！

四季如春

恆春舊名「瑯嶠」，受地理環境之賜，冬季也像春天那麼暖和，故改名恆春。恆春鎮的市街被圍在一堵東西長 900 公尺、南北長 700 公尺，周圍 973 丈的磚石古牆裡。牆垣高 2 丈、厚 8 尺，分設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城門供出入。歷經光陰侵蝕與建設破壞，有幾處城牆已毀，但大致還算完整，為本省狀況較好的古城之一。

恆春開發甚早，清同治十年（1871 年）十一月二十七日，琉球宮古島和八重山島的四艘貢船由日本回航途中被颱風吹散。其中一艘船漂流至恆春八瑤灣，上面有六十六名琉球人。牡丹社的排灣族原住民以為海盜來襲，殺了大部分的船員，並將所有的貨物打劫一空。

死裡逃生的十二個人向日本官府告狀，日軍便藉機於同治十三年發兵，登岸將牡丹社的族人消滅。這個事件讓清廷意識到防守台灣的重要性，便派欽差大臣沈葆楨前來巡視。沈葆楨向朝廷建議於恆春建城設治，於清光緒元年（1875）開始築城，次年完工。之後，恆春著實興旺過一陣子，但這繁榮的果實卻是牡丹社的人民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。

恆春隨著時間改變，走向現代化，但在古城牆的環抱下，四處依舊透著古老的芬芳。於柏油路上行經古城門，就像在時光隧道的開門進進出出。



要去恆春的老婦人，
在屏東招呼站等待久久才有一班的公車。
1976

嚼檳榔搏感情

走在恆春鎮的街道上，立刻就能感覺到檳榔的香味無處不在！恆春人可以三餐少米糧，卻不能一日缺檳榔。無論走到哪個角落，除了愛漂亮的年輕女性和小孩，碰到的人嘴巴幾乎都在嚼動。市場滿佈賣檳榔的地攤，民眾每天就像買菜一樣，成斤成斤地一袋袋買回全家人的份。工作時吃、閒暇時吃、聊天蹣街時吃，心情好要吃，心情不好當然也得吃……對在地人而言，檳榔不只是嗜好、癮頭，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有濃濃的情感在。

吃檳榔本是原住民的習慣，傳說中有一對兄弟，彼此感情很好，卻愛上了同一位美麗的姑娘。弟弟為了成全哥哥而投崖，變為一塊岩石。哥哥知道弟弟為自己犧牲，竟也前往那兒自殺，變為一棵檳榔樹。美麗的姑娘悲痛欲絕，在同一地點殉情，化為一株蔓生葛樹，永遠纏繞著檳榔樹與岩石。

為了表達對這三位有情男女的崇敬與緬懷，山上的原住民將岩石粉、檳榔樹子與葛樹葉裹在一起，祝願生前無法比翼的他們，死後得結連理。不料三物混合之後變成紅色，且散發出誘人的清香，讓人吃了既暖和又舒適。民眾爭相嚼咀，蔚為風氣，咸認愛吃檳榔的人重感情，漸漸地，連平地人也被嚼檳榔傳情意的習俗影響了。恆春人被檳榔染紅了嘴，染黑了牙，染上渾身的熱情與樂天。

恆春也是全省瓊麻產量最多的地方，鎮上絕大多數的人都曾以瓊麻維生，因其致富的民眾不在少數。在尼龍業尚未興起之前，瓊麻始終是編織纜繩的上乘材料。工業進步後，尼龍纖維便宜耐用，瓊麻價格大跌，以至於滿山遍野的瓊麻無人收割，平地的瓊麻田也多改種水稻、蔬菜了。近海村落的居民，則是長久以來靠海為生，借助機動竹筏捕魚，生活艱苦。

幾度興衰樸實不變

民國五十三年左右，美軍在恆春進行為期一年的特種任務演習，財源一時之間滾滾而來，小鎮酒吧、酒家遍佈，掏金女郎從外地蜂湧而至。畸形的繁榮自然難以長久，美軍一撤離，聲色場所應聲而倒，

整個市井隨之蕭條。

恆春曾短暫地由貧轉富，又迅速地自繁榮墜落，所幸近年來因墾丁公園、佳樂水、鵝鑾鼻等風景區的帶動，觀光業興起，飯店、旅社也一間間地冒出來。歲月輪轉，恆春幾度興衰，對土生土長的在地人而言，影響卻不大。繁榮時他們不曾奢華度日，困境來了也不會變得悲觀，樸實善良的恆春人始終踏實地生活著。

春末夏初是農閒，每年的這段期間，恆春鎮公所都會舉辦民謠演唱賽。對當地人來說，這一年一度的盛典可重要了。四面八方、所有村落的居民都會特地進城，能唱能彈的一個接一個上台表演，仿如打擂台。演出內容多為相傳已久的勸世歌或田家樂小調，也有人即興編詞編曲，唱出日常生活的瑣碎與感慨，其中包括人們在日據時代遭受壓迫的種種回憶。

每年的民謠比賽，壓軸戲幾乎都是大光村的陳達與滿州鄉的一位林老先生對唱。許多愛好民間曲藝的音樂學者、學生都會不遠千里地趕來聆聽。對有心人來說，這絕對是個不容錯過的盛會。

民謠是恆春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他們表達情感的方式，每首歌、每句詞都是喜、怒、哀、樂、酸、甜、苦、辣的抒發。民謠也充分展現了恆春人的生命態度，他們有感而發地唱著、訴著，收起手中的月琴後，認命地繼續奮鬥。

東西南北四道城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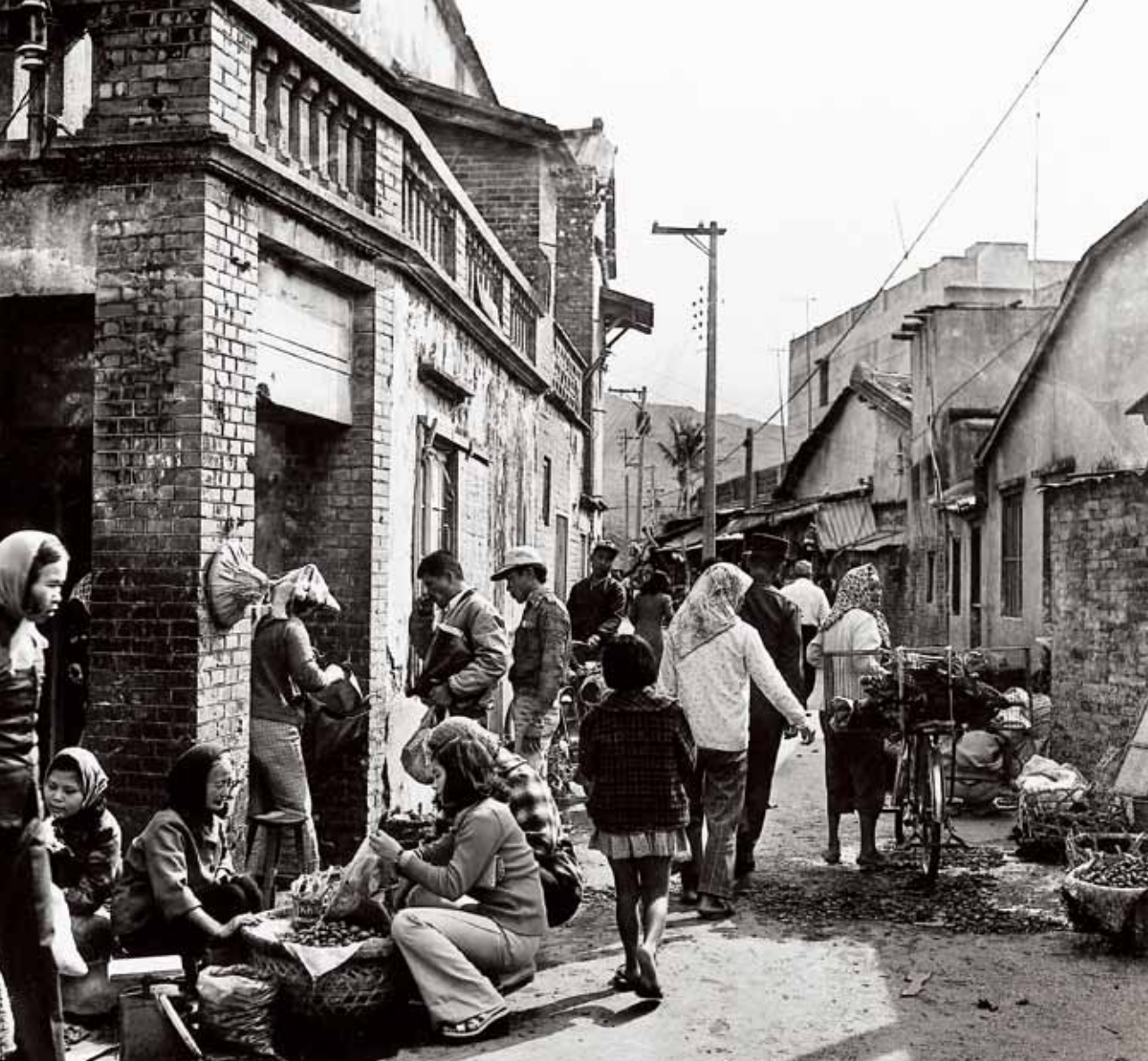
由恆春的四個城門出城，猶如通往四個不同的世界。出東門可到原名蟋蟀莊的滿州鄉、新興遊覽區佳樂水。滿州鄉以前大概蟋蟀特別多，如今則有檳榔王國之稱，除了盛產檳榔，瓊麻也不少。農村景色非常美，尤其是夏天，濃濃的藍天，厚厚的綠野，繽紛厚重的色彩別處很難見到。還有那三五成群的莊稼漢，在田中勞作的他們揮汗如雨，渾身上下散發著踏實的生命力，更是亙古不變的好風景！佳樂水原稱佳洛水，是閩南語「瀑布」的音譯。境內有處面積二萬平方公尺的天然礁石區，雖比我老家宜蘭頭城的石城海岸礁石區稍微遜色，但仍有不



瓊麻包圍著恆春東門，1976

朝陽射入恆春西門。1976





恆春菜市場。1976

少人樂於前往，算得上是十分大眾化的風景區。出南城門，直直往南即可抵達台灣島最南端的鵝鑾鼻。公路沿海興建，沿途最漂亮的地方應屬離恆春約四公里的南灣。每年九月到次年三月，楓港以南會有季風從山上吹向海面，風勢甚大，名曰「落山風」。而南灣由於三面環山、一面臨海，冬季的落山風不易進入，是個天然良港。政府原有計劃將其開發成貿易港，但後來被高雄港取代。這裏的港灣曲折、沙灘柔軟，海面浪濤不興，海中

也無暗礁，是理想的海水浴場，南邊還有一片佈滿奇岩異石的珊瑚海岸。村民不分大小，各個都在為生計出一份力。壯丁出海捕魚，老人修補漁網、在岸邊收集海苔，婦女則多在家中做項鍊工藝品，好讓小孩拿去墾丁公園兜售。南灣下去便是墾丁公園、鵝鑾鼻。墾丁公園又稱恆春國立公園，是台灣省林業試驗所恆春分所，為世界八大試驗林場之一。根據旅遊小冊，這兒有石筍寶洞、銀葉板銀樹、神木、觀海亭、望海樓、珊瑚



恆春北門。19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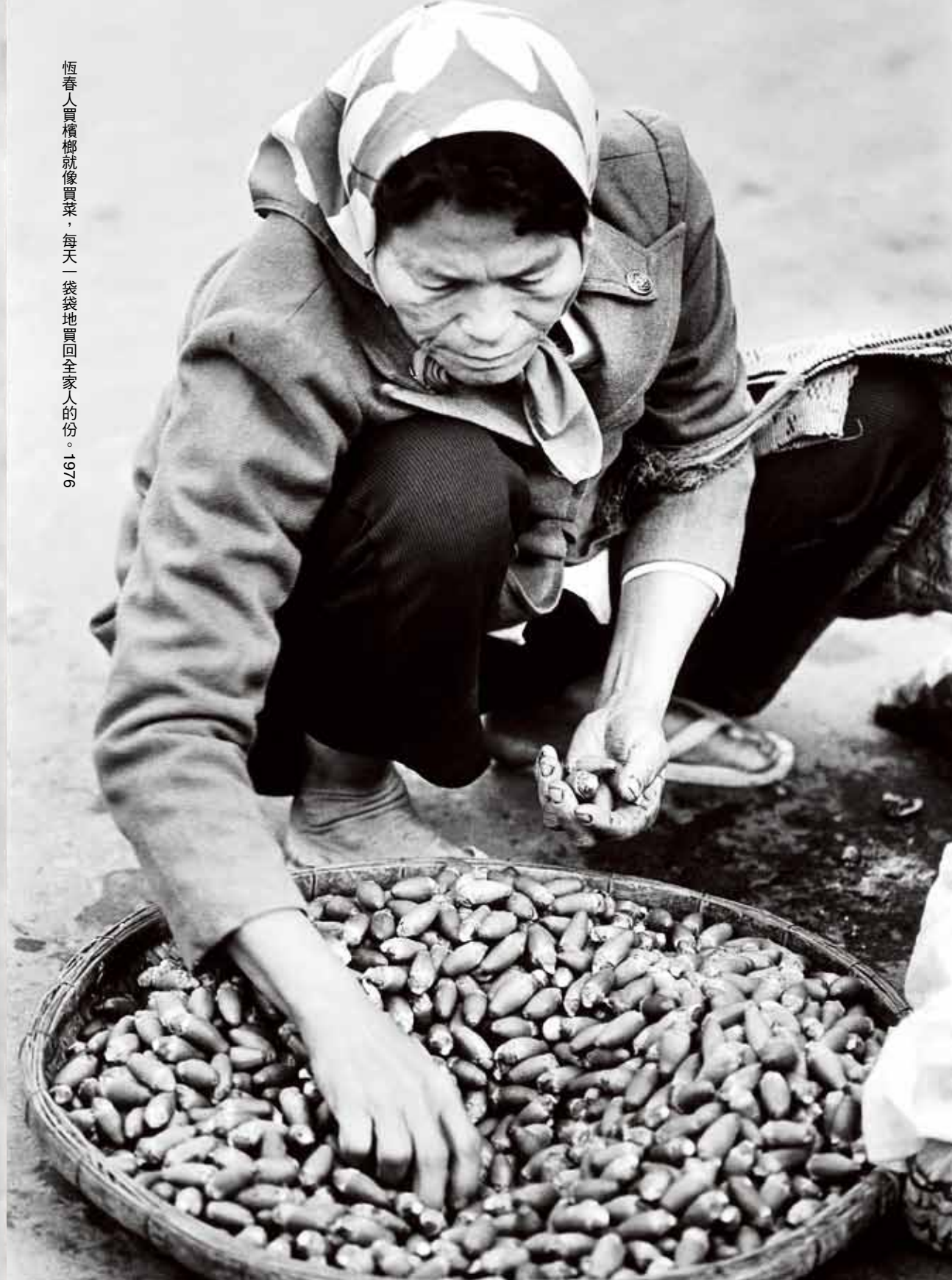
礁洞、仙洞、觀日峰、迷宮林、一線天、第一峽等風景。景點中除了林木、礁石等自然景色，也有各式人造風景，頗適合繁忙的都市人前往調劑身心。鵝鑾鼻燈塔為中國最早的燈塔之一，興建於清光緒八年（1884），現已成為南台灣的標誌，來恆春的人必會到此一遊。出北城門，放眼所見則是尚未開發的貧瘠郊區，路上行人很少，遊客也不愛去。一牆之隔，天壤之別，城裡已有觀光飯店，城外卻仍有地區如此破落。

出了西城門，就是北上回高雄的公路了，此方向通往擁擠的城市，直達喧鬧、繁華、忙碌、空虛和無趣的都會生活。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個城門，下一代的恆春人會選擇那一道門呢？

（原載《家庭月刊》1976年12月號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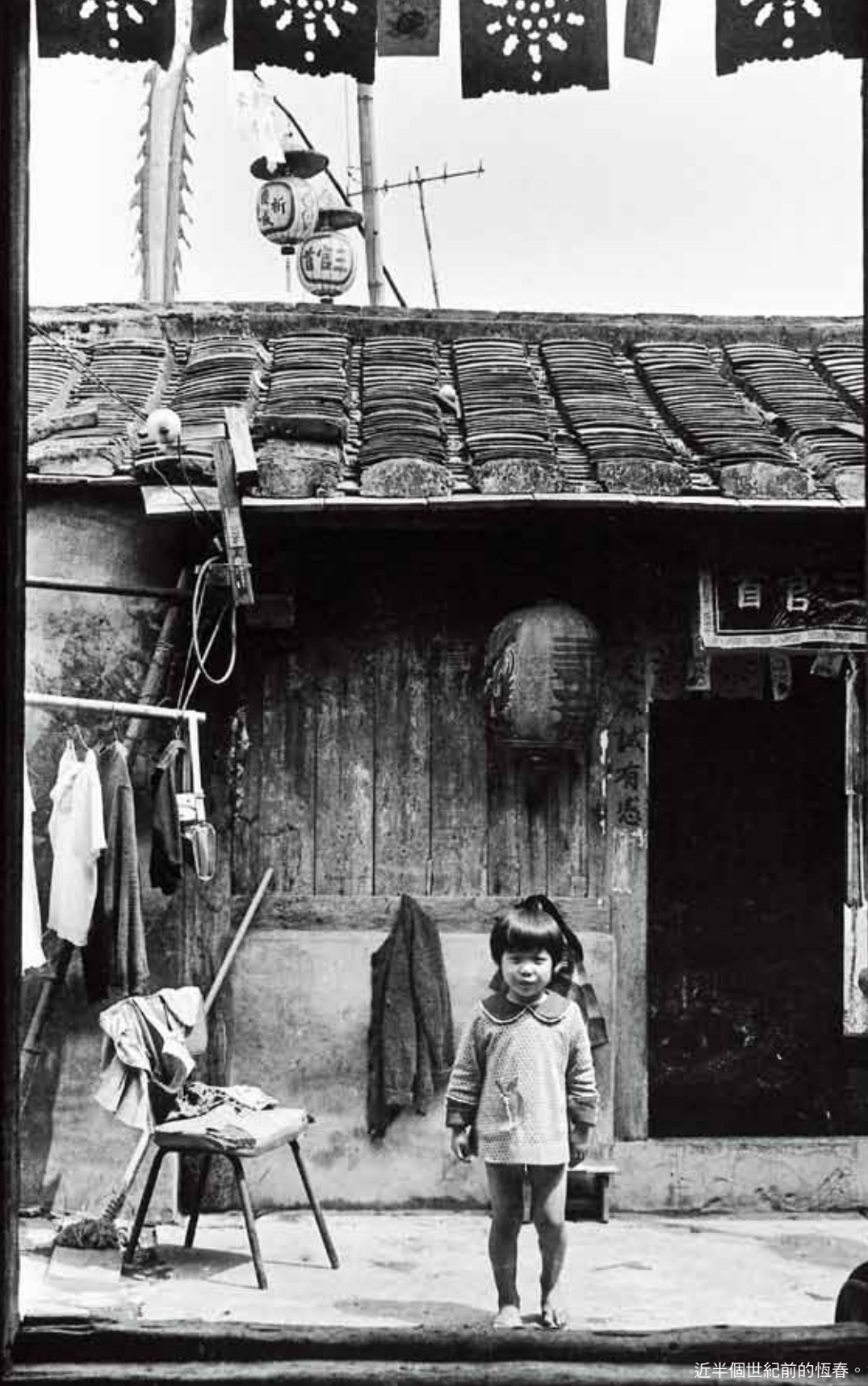
包檳榔的老婦和她的孫女。1976



恆春人買檳榔就像買菜，每天一袋袋地買回全家人的份。1976



當時的恆春，鎮上的小巷弄仍保留著許多老房子。1976



近半個世紀前的恆春。1976



在地瓜田工作的農婦

瓊麻曾是恆春重要的農作物。尼龍繩興起後，瓊麻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終至幾乎絕跡。1976



在菜園駛牛犁土的婦女。1976

扛柴的老人。1976





修復完善的恆春南門，1985



佳樂水是寶島最南端的旅遊勝地。恆春，1985



台灣最尾端的西瓜田，1985



從鵝鑾鼻遠眺台灣的盡頭。1985



我的父親、大哥、二哥以及阮家親戚攝於鵝鑾鼻燈塔前。1975年3月



為台灣記憶顯影 • 為台灣價值定影

第15檔展覽

因應新冠疫情第三級警戒，本館配合政策，展區暫不開放，
但我們為台灣記憶顯影，為台灣價值定影的努力持續不間斷。

第15檔展覽：陳達《台灣民謠的傳奇人物》&

阮義忠《恆春思想起》照常進行。

所有展出作品依然上牆，待警戒解除後隨時開放民眾參觀。

展覽現場同時採用360°全景錄影供線上傳播，
並印製場刊作紙本展覽。欲收藏展覽小畫冊的朋友可附回郵來信索取。

祝大家平安順興，攜手共度防疫期。

主辦單位：宜蘭市 市長 江聰淵

宜蘭市民代表會 主席 林智勇

展覽藝術家 阮義忠

台灣故事館 館長 劉美華 敬告

地點：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30巷33號／展期：2021年7月9日至9月26日

阮璽老師之攝影工作坊亦同步改為線上教學。

報名請洽故事館／Tel：03-9334670 或

宜蘭市文化發展所／Tel：03-9325164 轉 81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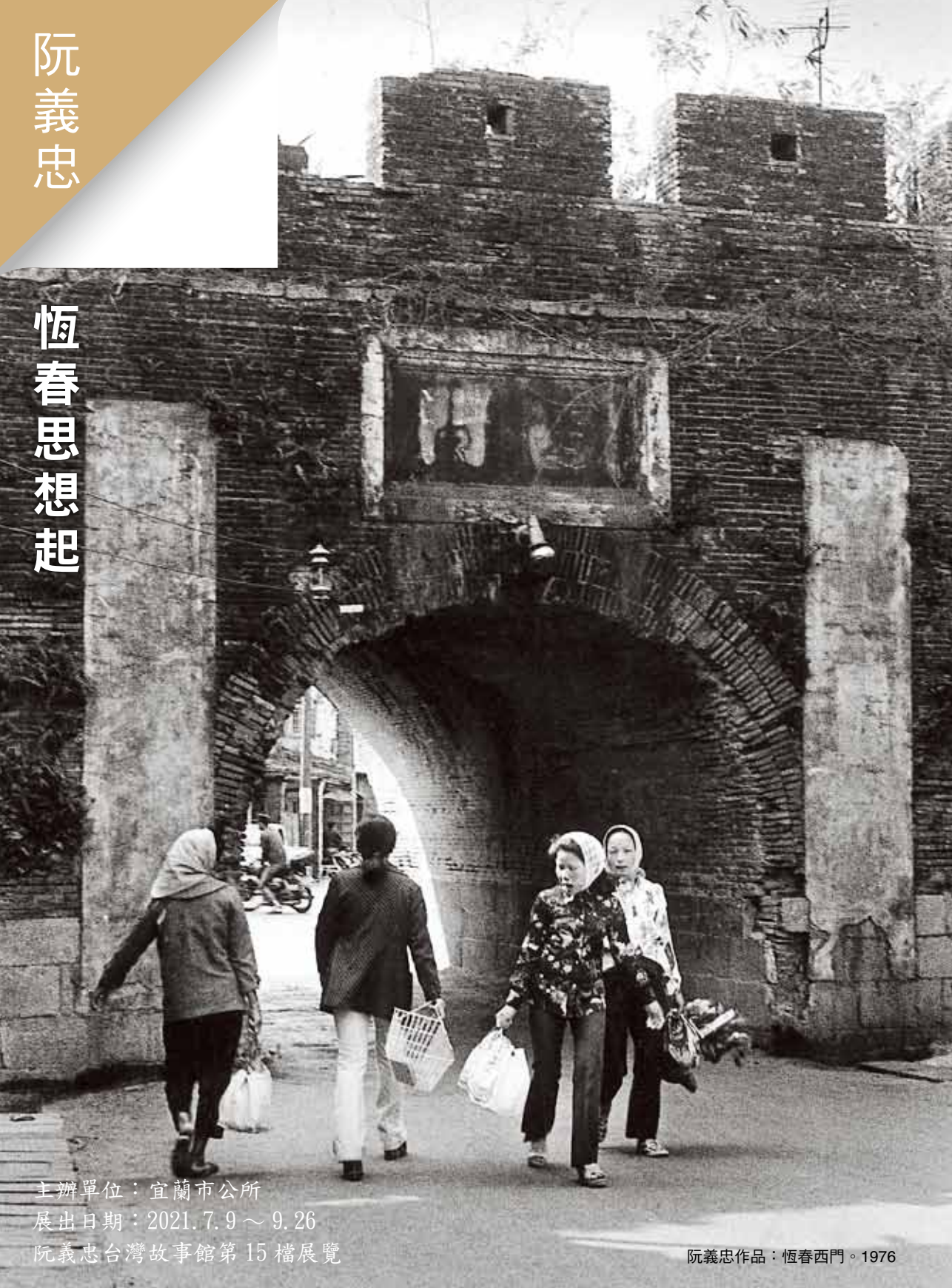
或上官方網站攝影工作坊連結報名：

http://culturaltour.e-land.gov.tw/stories_of_taiwan/



阮義忠

恆春思想起



主辦單位：宜蘭市公所

展出日期：2021.7.9 ~ 9.26

阮義忠台灣故事館第15檔展覽

阮義忠作品：恆春西門。1976